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风流一代》：
他拍他的，她演她的

■文/周舟

的许多歌曲，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片头的脑浊乐队的《野火》，以及片尾崔健的《继续》，这些声浪震天的男声嘶吼，导演说表达了影片的情绪，然而有个问题——谁的情绪，是藏在庞大的影像后的导演的性情，还是小小的叙事里女主角巧巧的情绪？

如果是前者，那么每一声都是对巧巧的故事的瓦解。

何以类似问题在《山河故人》不存在？因为《山河故人》里有显见的男主角，这些男性视角男性叙事男性表达被观众自然地归因于廖凡扮演的男主角，而《风流一代》里李竹斌扮演的斌哥虽有男主角之名，却难符其实，关于他的叙事是虚无的，在很大的篇幅里他常常是缺席的，影片里其实还藏着一个类似《蝴蝶梦》里鬼影前妻似的“影子男主角”，就是导演自己。最糟的是这个男主角不在女主角那个小小的爱情故事里，《风流一代》同时运行着双核、两套系统，男主角的那个比女主角的功率强大。尽管女主占据了绝对的银幕时间，真正的男主从未出现在银幕之上，《风流一代》真正的叙事机制统率者依然是男主，女主角在银幕之上存在的索引意义（指向作者的其他电影文本）、互文本意义，更大于她在当下这个故事里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巧巧这个角色当下的故事，一切故事都是历史性的，从这个意义上，《风流一代》这部影片里男主、女主的双核叙述；故事形式的自我指涉与纪录形式的自我投射，都指向同一性——导演自己。

《风流一代》想讲的根本不是巧巧的故事，巧巧的故事贾樟柯早就已经在他之前的电影里讲过了，它只是需要巧巧作为始终贯之者，穿针引线将庞杂而纷乱的影像统领在一条基本逻辑线索里，这种非实质的需要让巧巧这个主人公变得格外虚弱，作为导演自我叙事的附庸，根本无法实现他所想的用22年的时间映衬一个女性的“觉醒”与“独立叙事”。

而且，导演所定义的女性觉醒与独立，“从一个那么依赖感情、千里迢迢寻感情的人，到发现问题后，坚决地提出分手。做出这个决定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对比同期上映的女导演邵艺辉所定义的女性觉醒与独立，这种放下一个男人即女性独立的意识，似乎也离导演所期望的“现代性”还颇有一段距离。

时代，“早期的影像越发显得珍贵。这种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记录了那个逝去的时代，更珍贵的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还很不成熟的数码技术与正在转型的中国完美融合，那是一个不太成型、非常混乱但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就像数码相机一样。那时候我才30多岁。另一方面，这些影像也记录了我们在不同阶段的视线和情感。从你的运镜方法、关注的事物、节奏感，所有这些都能看出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痕迹。这些画面里没有一帧是我的图像，但它们全都记录了我，记录了我的情绪。”

贾樟柯曾想效仿维尔托夫，将这部影片命名为《持DV摄影机的人》，从这一片名即知，这部电影里有一个从未出现却又无处不在的主角，就是作者自己，镜头里所有影像本质上都是作者的映射。而这种强烈的作者性，在赵涛扮演的剧情部分却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气透无形，剧情越完整，戏剧结构越凝聚的部分，这种反作者性越强烈，或者说一重作者性在解构另一重作者性，因为纪录部分和剧情部分并未像导演预想的那样指向同一方向，而是相背的用力。

他声浪滚滚，她沉默无声

声音，比影像撕裂得更厉害。《风流一代》是一部有声默片。导演拿走了女主角的声音，除了片尾最后一声呐喊，她全程沉默无声。片尾巧巧的一声喊是赵涛的即兴创作，幸好还有这一声！

导演阐释是：“一旦陷入具体语言中，电影的抽象感就会被破坏，显得非常局限。原本电影是一个开阔的、观众可以自由想象的影像叙事。但当语言补充进来后，突然变得具体。”显然，导演也意识到，这部影片里影像是宽广的，而剧情叙事却是狭小的，女主声音的加入会让这种不对位更加显著。

然而除此之外，影片却是喧闹的，角色对白、采访声、环境音乐，甚至还有导演主观加入的非客观来源配乐。

第一段《2001大同》有一段在剧院拍摄的采访镜头，画外音里对剧院负责人采访提问的，听起来像是贾樟柯本人。而他主观选用

舞台艺术电影中的艺术性表达
——影片《伟大征程》评析

■文/张宝元 王成博

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电影《伟大征程》是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为基础摄制的同名舞台艺术电影。史诗由“浴火前行”“风雨无阻”“激流勇进”“锦绣前程”四个篇章和首尾“启航”“领航”构成，在叙事上呈现了东方美学风格，多层次展现了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呈现出符合时代风貌的审美特质，在观影者中激发了强烈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为舞台艺术电影树立了新的典范。

多重时空艺术联动，再现恢宏征程

在舞台艺术电影中，多时空联动的创作手法是人物塑造的关键环节。作为国内首部将音乐、舞蹈、戏剧、电影以及美术设计融为一体、4K全景声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电影，《伟大征程》充分调动舞台时空和电影时空，展现出了丰富的情感与人性，以艺术创作的时空联动、深入人心的艺术性透视，全方位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梦想与精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曲折奋斗和光辉历程。

为了将百年峥嵘岁月宏大历史脉络讲述清晰，影片采用了多媒介互嵌的历史叙事方式。首先，借助立体化全覆盖的屏幕，“鸟巢”被打造成全球最大的沉浸式剧场。在这个沉浸式剧场中主舞台主要用以呈现大场面的歌舞表演，既承担了将历史氛围进行艺术化渲染的功能，又以点带线完成了整部史诗的叙事。舞台两侧还有两方小舞台用以戏剧表演，以情节演绎的形式放大了诸如“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等历史细节，舞台后方的巨型屏幕上还时常播放珍贵的历史真实影像。影像时空与舞台时空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嵌关系，既补充了歌舞表演和戏剧表演所未能呈现的历史事件，又助力恢宏磅礴的历史沉浸感的营造。这种创新性重构使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伟大英雄背后所蕴藏的丰富情感，成功唤醒了观影者的集体记忆。

人纷纷献出租传的独家秘籍、主人公将多家高手的绝招融汇于一炉，形成聚合伟力，以压倒性优势力克对手，呈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大获全胜，表达了中国武侠文化几千年魂有所定的精神旨归。

曲折成长的青春

本片在人物塑造上，不像一般商业类型片那样为了二元对立的戏剧冲突，让人物性格单一分明，而是着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成长，描述出炫酷青春的成长曲线：刘家娟一开始是个“弱鸡”少年，一上场尚未交手，就自己先摔一个大跟头，身体瘦弱且不自信，伴随着《二泉映月》的上场音乐，更显得愁苦有余，强壮不足。从表情和言语上看，他内敛能忍，在比赛中不敢主动出击，但特别“扛揍”，在被对手残酷击打之后，原以为他会倒地不起，谁知竟能抹掉嘴角的血，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在教练看来，男主不倒即获胜。

影片在多次比赛的展呈过程中，描述了男主与巴西、泰国等高手的对决，同时在内心深处与自己的对决，逐渐表现自己战胜自己后才显现而出的坚韧不拔和顽强应对，然后到咬牙切齿，最后能霸气反击，少年终于从小草成长演变为雄狮，凸显了勇敢顽强奋进的青春之美。教练张瓦特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配角，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他是男主的绝对助手，其貌不扬，体型微胖，穷愁潦倒，对酒当歌，昏昏度日，但从潦倒落魄之中可以看到他身上曾经拥有过的实力和气魄，他对刘家娟的认识也经历了从蔑视到惊奇，到刮目相看，到全力相助的过程。片中小雨是片中爱的核心，是团队爱的支撑和精神引领，带领大家艰难跋涉经历风雨，但抵挡不住铺天盖地的舆论造谣和污蔑抹黑。影片的反派人物首张扬，背后操纵的资本老板以及泰拳高手、巴西拳手，这些形象的塑造也都是各具特色，性格鲜明，他们为波涛汹涌的曲折故事增强了张力和色彩。

比赛系列的叙事

影片尊重观众的欣赏习惯，采用了系列电影的类型叙事：在二元对立的戏剧冲突中，主人公都是为赢得比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跨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最终取得了胜利。作为对抗叙事，影片根据赛场观众的博弈心理，展开了比赛双方的对抗叙事、输赢叙事，让观众像看真实比赛那样，细致呈现对手之间的复杂动作对抗，中国传统武术与泰拳、与巴西格斗的激烈交锋使得故事的矛盾冲突更激烈，不断升级，不仅增强了戏剧悬念，还让观众经历了如同看比赛那样的大起大落心理过程，随着双方攻防的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观众时而为自己认同的主人公揪心捏肺，时而为他扬眉吐气，得偿所愿，他们欣赏男主一招一式动作神奇和力度美感，在动作奇观中获得了极大视觉享受。

在比赛叙事之余，影片还展开了草根与资本的博弈叙事，拓宽了故事的内容厚度。《雄狮少年2》作为系列电影，不仅沿用了第一部的故事类型，还沿用前者的主题精神、文化内涵、情感价值体系。系列IP对固定观众群的持续吸引力，是电影票仓稳步回收、电影产业逐步升级的重要方式，品牌动画的系列化创制，应该是中国动漫电影产业普遍推行的生产方式。

视听造型的提升

《雄狮少年2》给观众最为直观的视觉感受是城市的空间质感，画面中呈现的街道、广场、室内如同真实的空间一般，动漫人物在真实的空间中表演，观众如临其境，似在其中。在此基础上，影片将呈现空间深度的“视感视觉”发展为“触感视觉”。“触感视觉”让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形状，而且是质地，是物质表象的清晰肌理，观众用眼睛获得建筑材质、玻璃、木材、服装布料等可以触摸到的质感。

由于创作团队使用了升级后的计算机肌肉表现系统，将皮肤的光泽、纹路，以及运动中的皮下血管和骨骼表现得毫发毕现，将眼神变化、眼眸的焦点移动、面部表情的肌肉变化呈现得惟妙惟肖，数字系统完成的表演将人物在各个时期的表情和精神状态都生动呈现，严格遵循了身体和面部肌肉在物理环境中真实活动状态，致使“栩栩如生”的描述不再是一种比喻，其动作设计以及呈现的灵敏度、复杂性、惊异性达到甚至超越了真人表演，完成了真人无法完成的惊险和复杂动作，然后给各个角色配上不同性的特色声音，有的夹杂纯上海话的上海式普通话，有的是外省地方方言，有的是标准普通话，展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声现实。

影片在镜头运用和画面剪辑上详略得当，既有尖峰对决时的短镜头快速剪辑，又有情感抒发时的长镜头大远景意境，声光与画面配合相得益彰，用视觉和音效调动了呼吸和心跳等多种感官反应，使影片表现出较高的完成度，体现着中国电影的不断迭代和提质增效。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雄狮少年2》评析
青春励志、传武创新和视听叙事
现实主义美学视域下的

■文张卫

最近热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2》以现实主义美学之光为引领，讲述少年主人公刘家娟以传统武术拼搏擂台青春故事，展现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动漫系列品牌的类型建构和视听创新。

现实主义的励志

大部分动画电影在奇幻、魔幻等非现实题材中施展铺陈，这部动漫电影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人间烟火和社会真实图景，在呈现时代高歌猛进、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不回避对当下社会矛盾的观察和焦虑情绪的映照：刘家娟因父病重，前往大城市打拼赚钱为父治病，但在艰辛努力之后，没了住处，流落街头，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开武馆的女主人公小雨，小雨帮他以舞狮的热练动作为基础参加格斗比赛，以此赚取奖金改变家庭困境。这不仅是故事的人设，而且包括贯穿全片的社会真实背景，诸如包工头对工人的压榨，资本对舆情的操控，善良人群对舆论污水的无可奈何等，主人公在这种背景下不是“躺平”和消沉，而是背水一战地拼搏和奋争。这种现实背景下的励志故事，不仅描述了永不言退的青春激情，同时也符合观众的生活感知。主创利用观众与电影的共享经验，制造银幕内外的共鸣度和参与度，现实逻辑的真实，不仅拓展了电影的话语外延，还增强了观众对故事和人物的逻辑信服及其认同投射，与主人公呼吸共命运。

传统武术的创新

《雄狮少年2》不仅是现实叙事，也是民族传统的文化叙事，它通过主人公“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的一系列动作升级，高扬了中国武术不服输的内在精神，画面和音效之间蕴含着中国文化的骨气和品性，完成了对中国价值的创作阐发。

但本片没有停留在传统武术的惯常表述上，它承认传统文化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挑战。电影《百鸟朝凤》同样直面了这种挑战，但更多的渗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悲凉，而本片却是在积极呈现传统武术面对当代挑战时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以及在现代化改造之路上的积极努力。教练与选手没有对传统技法因循守旧、恪守成规，而是因地制宜、自我改进，在动作的交锋中，针对现代格斗的进攻，对应性地使用了舞狮的步伐和动作的精髓，以己之长，攻击其短，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诸如选手模仿野草以虚带实，似乎承受了对方的凶恶猛击，在零距离贴合对方拳击面之际，像小草那样轻轻后移，让对方的猛烈重拳在表面触碰时刻实际落空，此时选手突然转身，出其不意地迅猛反击，一招制敌。这套动作映射出中国美学的虚实相间、以虚对实、虚实互补的灵动精髓。

影片接近尾声，选手、教练还一反封建武侠小说中的门派林立，小院高墙、彼此保密、相互掣肘的习武，博采众家之长，各种武术高